



许新碰到一些提出奇葩需求的客户, 曾经有一位孕妇在服务结束之后打电话问许新: “医生, 你知道粉蓝是什么意思吗?” 许新回复: “不知道。” 客户说你去网上搜一搜。许新一头雾水, 后来她才知道, 对方原来是在隐晦地表达, 想做胎儿性别鉴定。

还有些客户, 直接问许新是否认识医院的医生, 明确提出想要走“特殊通道”, 插队看病, 这样的要求被许拒绝后, 许新遭到客户投诉。许新说, 出现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客户对陪诊师这个职业的认知存在偏差。

从消费者的视角看, 陪诊是一个容易产生纠纷的服务。在陪诊师看来, 由于目前对陪诊师的职责范围尚未有明确规定, 如何规避风险是他们必做的功课之一。

陪诊师资质认定尚未明确

陪诊服务供需的“信息不对称”是目前行业面临的一大难题。一方面, 社会对陪诊服务的需求量很大,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陪诊是什么, 更不知道去哪里找正规陪诊师; 另一方面, 由于平台限流等因素, 陪诊师难以向公众传播信息, 只能被动等待。

陪诊师目前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的正式职业, 也没有国家统一颁发的资格证, 记者能搜索到的规范只有今年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发布的《陪诊师职业

从消费者的视角看, 陪诊是一个容易产生纠纷的服务。在陪诊师看来, 由于目前对陪诊师的职责范围尚未有明确规定, 如何规避风险是他们必做的功课之一。

技能规范团体标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任何人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帖, 都可能自称“陪诊师”, 甚至有人把陪诊比作“看病搭子”, 还贴上“轻松”“低门槛”“低成本”等标签。

那么, 陪诊到底需要怎样的能力? 成为陪诊师, 到底需不需要考试? 金仲凯在长馨养老院工作, 一直做养老服务, 去年年底, 他参加了上海开放大学的“上海养老服务陪诊师”培训, 今年1月13日获得了“上海养老服务陪诊师”证书。

持证上岗后, 金仲凯在陪诊一些因突发状况就医老人时, 有了底气。“五年来, 我至少签过50个危危通知书。以前可能要多方核实身份, 现在遇到签字的情况, 直接亮证了。”

今年4月19日, 上海开放大学今年首轮养老服务陪诊师培训班开班, 由长宁、虹口、杨浦等区的民

政部门推荐的约100名学员参加培训。这项培训主要面向社区从事为老服务的工作人员, 目前暂时不面向市场招生, 是公益免费的培训形式。

由于尚未出现全行业认可的统一考试, 目前市面上关于陪诊师资格证书的种类可谓五花八门。一家机构表示, 只要花费900元, 就可以完成培训和考试, 100%获得这张证书。这家机构客服介绍, 考试的题目大多是从题库中抽取的, 线上完成, 目前还未有学员拿不到证书的情况。

一些希望获得证书的陪诊从业者发现, 市场上很多号称提供培训的机构, 更多是卖课赚钱, 不能保证培训质量。还有一些机构干脆就是为了通过陪诊师向陪诊客户推销保健品。

陪诊产业目前另一个显著问题, 是服务项目、价格并未形成统一标

准。许新说, 她接单服务的陪诊项目均价为一次200元—300元, 一些保险平台提供的陪诊服务价格贵一些。在陪诊市场上, 有机构将高端陪诊价格标至2980元/天, 也有个人陪诊师表示, 200元可以提供半天的陪诊服务, 一旦服务时长、服务范畴超出, 就要额外加钱。

异地求医的患者李先生表示, 他曾在社交平台

下图: 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自助机前, 多数是年轻人。

